

## 作文课

肖复兴

我曾经当过整整十年的老师,除了幼儿园,大中小学都教过。作文课,是我最爱教的课,也是学生们最爱上的课。我不想简单地布置一个作文题目,就让学生冥思苦想,然后闷头去写。这样匆忙又被动地下笔,一般效果不会太好;而且,学生们容易把它当成作业去完成,作文的兴趣会减弱,乐趣会漏失。

在写作之前,我喜欢和他们交流。和学生交流,目的是让他们先开口去说。在我的想法里,学生学写作文的第一步,是说。可以这样认为,作文,就是说作文;说好了,才能写好。这样,他们没有负担,都非常愿意举手发言,毕竟说比写要简单,比写要容易,而且,会觉得好玩。让学生先说,避难就易,避免了心理负担,不再把作文看得那么一本正经正襟危坐才行,便会入手得快些。可以明显地看出,学生们的发言中,有幼稚的笑话,有游戏般的起哄,有本真的表达,有不服气的争论,有时候会争论得很激烈,这种年龄的孩子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样,非常可爱,兴趣和乐趣,便由此生发,止都止不住。

当年,叶圣陶先生做教育部副部长的时候,曾经提议将中小学的作文改为“说话”。这样的建议,不是他第一次提出,早在1946年,他就在《中学生》杂志上撰文,明确提出:“写文章就是说话。”1955年,他撰文再次指出:“用笔说话。”“用笔说话即写作。”“写作就是说话。”“要照着话写。”“写作决不是丢开了平常说话,另外来一套。”

我以为叶圣陶先生所一再强调“说话”在写作中的作用,以至最后提出以“说话”代替“作文”,是很有见地的,是符合孩子学习作文的常识和规律的。可惜,这一颇有见识的提议,并没有得到重视,如今已被人们遗忘。我们过多偏重于写,而忽视了说在学生最初学习写作时独有的作用。

让学生开口去说,把说话当作作文,首先要求我们做老师和家长的,要有意识地主动和他们交流。没有这样的交流,学生的说,便变成了独唱,不会是一种好的效果。说话成为作文,需要在我们和学生的交流中逐渐完成。

记得教高中的时候,我进行过这样小小的试验。

我指着教室窗外黄昏时分烧红西天的一片晚霞,对孩子们说:我上中学的时候,写这样景色的时候,特别爱说:晚霞似锦,晚霞如火。这都是现成的词,谁都可以用这样的词形容黄昏时的景色。你们应该比我上中学时候强,要写的话,你们怎么写?

有学生说:晚霞今天有点儿喝高了,醉红了脸膛。

有学生说:晚霞今天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,羞红了自己的脸庞。

有学生说:晚霞今天得了什么喜帖了?可能是老师表扬了它,看放学回家高兴的劲儿,憋不住涨红了半边天呢!

……

还有一次,校园里的树叶轻轻地摇曳,远处有一株月季,在树叶间闪亮,风吹来了,吹动着树叶,树后面的月季跟着一闪一闪。我介绍我看到的这一景象,对学生们说:你们看呀,树叶是绿色的,月季是红色的,树叶那么一大片,月季那么一小点儿,风吹得树叶摇摆,我们一会儿看得见月季,一会儿又看不见。如果让你们来写,你们怎么写?说说看!

有学生说:树叶摇动中的那株月季,像是一只红色的眼睛不停地眨动。

有学生说:树叶在风中抖动,月季也跟着一起开心地来回在动。

有学生说:红色的月季,像是荡漾在绿色湖水中的一只小红船。

有学生说:树叶遮挡远处的月季,一闪一闪的,像和我们捉迷藏。

树是什么样子。我知道,这是要和我PK一下呢。孩子都有争强好胜的比试心理,特别是愿意和大人比试比试。

我说了这样一句:

暴风雨像一个暴怒的人正在憋着一腔怒火,闪电照亮一棵小柳树,张牙舞爪,像个妖怪。

他们连连点头,说“妖怪”这个比喻不错,刚才自己怎么没想到呢?

我告诉他们:这不是我说的,是汪曾祺老先生说的。

我对他们又说了一句:暴风雨中大树的树枝,像大鸟的翅膀翻飞,痛苦地挣扎着,想飞又飞不起来。

他们说这个更好,让他们又多了一个“大鸟的翅膀”的比喻和想象。

我告诉他们: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,是诗人于坚说的,我只是改动了一下。

原话是这样的:

风稍微一吹,树枝就像大鸟一样挣扎着做出展翅欲飞状。

接着,我又给同学们布置了这样一个题目:如果不写树,只是单纯写风,寒风、暖风、微风、狂风,什么风都可以,你们会怎么写?

有同学说寒风:风开始冷冷地吹,校园里的那口大铜钟似乎被它吹得冻僵,发出瑟瑟发抖的响声。

有同学说狂风:风刮得太猛了,天上的星星,似乎都被它吹得要掉下来了呢。

有同学说微风:清风徐来,微波不兴,水波倒是看见了,风却看不见。

……

我说大家说得都挺好,我也来说一个,大家听听怎么样?看看我说的是什么风:

风开始暖暖的吹,其实那不应该算作风,是气,肉眼眯着,是丝丝缕缕的捉不住拉不直的模样。石头似乎要发酥呢,菊花般的苔藓亮了许多。

同学们这回机灵了,先纷纷地说:写的是春风吧?是微风吧?是暖风吧?然后,问我:您告诉我们,这一次是谁写的呀?

我说:先甭管谁写的了,你们先告诉我这风写得好在哪儿?

他们开始七嘴八舌说了起来,有说“肉眼眯着,丝丝缕缕的捉不住拉不直”写得好,有说“石头发酥”写得好,有说“苔藓亮了许多”写得好。

我问他们: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些地方写得好?

他们说:不说风很柔和,说风肉眼眯着,又捉不住,拉不直;不说风暖和,说石头都要发酥了,还加一句说苔藓也被风弄亮了。

我表扬了他们:看你们说得多好啊,比我说得都要好。写风,不见得直接写,可以借助别的事物写,有了参照物,有了对比,就容易写,而且,你要写的方法,无形中就多了起来。

他们猜得出来,这一次,我一定是引的哪位作家写的话,不想再听我啰嗦,一再追问:您告诉我们,这是谁写的吧?

我告诉他们:是贾平凹。

2023年3月19日于北京

笔  
会

笔  
会

硕果满天  
黄金遍地  
(国画)  
来楚生  
选自上海中  
国画院“总知春  
烂漫”特展



望野眼

常  
熟

陆蓓容

古人争宅地、定田界、赞美节妇和处士,只读到一块遗嘱碑,是张老先生之后三妻与五男二女分割产业,字字心血,尽量合理公平;又一块“孤独老人”时先生和夫人徐氏的墓石,四面刻字,自言早岁失怙,中年力田,苦苦经营,小有产业,可是膝下无子继承。他们也知道身后埋骨的阡陇,便是将来待垦的荒田。地下安宁无可寄望,只有发出毒誓,宣称挖坟掘墓者会自取灭亡。有钱没钱,有儿子没儿子,何曾要緊?人之大患毕竟在于有身。

碑铭遗嘱这类史料不易得,张老先生、时老先生的背影,倒比许多名士更清晰。海虞名城,前贤无数。可黄公望的家乡到底在哪里,柳如是的脸究竟是圆是长,居然都说不清楚了。无数后人辛苦研究,只把他们的故事从草头露讲成陌上花。言念及此已是黄昏,掠过一片开满丁香的山路,便到了王翠墓上。石谷生前画名太盛,行迹半天下,交游尽公卿。这样一个热闹人儿,身后却吉凶无限。墓道两旁松柏寂静,坟头上几只小鸟,啼落了天光。

柳如是和钱谦益离他不远。坟只是一样的坟,规制却已不大齐整。钱氏墓亭上,不知何人手书联语,湮没了半边。自剔残灯画九州,桃花得气美人中,字字句句造就过我,一抚碑碣自然感激。这里背靠生态农庄,散养土鸡,招牌底下,一片菜花不成气候地黄着。虞山南路就在前方几步外,紫荆倒红得闹人。周遭有点儿吵,地下的英雄儿女可忍得?只好暗自揣测,柳女士大约不介意这样居住——在同一片山阿里各自长眠。

天色已从暗蓝转为水灰,早该回家了。路灯多情,坚持把我们送到黄公望墓下。墓在山中,左右是一片茶田。春夜的风犹然透冷,远方隐隐有歌声。歌钟与松柏,真成了沟通两界的清音。元代离今天最近,我和黄先生也最不熟。想着行礼如仪,就算是对披麻皴的历史致了敬。可这小城却故意备办了微带戏谑的惊喜:几株二月兰,摇漾在风里;坟头上供了笔架和毛笔,并一盒“快干清洁印泥”。

在十多年前一次开会时,第一次跟王先生接触,也是第一回向先生要书。很快先生就寄来了自选集的签名本。当时的感受,如坐春风如沐冬阳的亲和力,阔大视野与学术格局的冲击力,交织在一起,魅力十足,至今难忘。

水照先生眼光宏放,寄意高远,功夫全面,硕果累累,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罕见的帅才。这本文集可见他深深海底行、高高山上立的生命风姿,典型长在,越来越生发着重要的学术思想魅力。这次拿到《王水照文集》(以下简称《文集》),第二次重温先生的著作,仍然能感受到十多年前的震撼。我向来以为,在当今讲中国古典文学,不仅要去挖掘学科内部取之不尽,源源不断的矿藏以可持续地发展,而且要将其学术思想的能量,辐射到别的学科领域。这里,讲我读《文集》时的一点个人心得: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文学贡献。

数十年前,唐诗和宋诗研究比起来,唐诗影响力要大得多。宋诗可以说是积弱积贫,究其原因,一些似是而非的偏见遮蔽了宋诗真相。如所谓形象思维,所谓唐后无诗,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等等,整个一代学人,都未能从宋代文化的高度,来重新系统地全面地认识宋诗的价值。水照先生起点甚高,追随钱锺书先生,精研宋文学史,跟一般人的见解是不一样的。钱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判断,就是“唐宋诗之分,非时代先后之分,乃风格性相之异”。这就把唐诗和宋诗,甚至唐代文学和宋代文学,放在了并列的地位。程千帆先生也有一个大判断,说宋诗应该跟唐诗能够“并肩诗衢”。钱、程两位先生都有很好的著作表彰宋诗的贡献,但是两位先生都没有能真正从宋代文化的高度,汇通文史哲,重认宋诗,这样宋文学就“遥想汉唐何等闳放”的大唐文学世界,相形见绌了。宋代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精彩,跟宋代文化的光谱如何相互映现?这个任务终于历史命运一般落到了水照先生的身上,他在年轻时即以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宋代部分起家,又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跟钱先生学习;回到南方,立足复旦,多年教学相长,盖了一座大楼,夯实了地基,一砖一瓦,一木一石,殿宇巍然。水照先生之前,并没有真正完成这楼,到了他的手上,宋代文学研究这一幢巍峨的大楼建起来了,天光云影,徘徊其上。

有很多指标可以检视这个楼的完成。如果我们用陈寅恪先生那句话来说,“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,那么,这个“造极”最光辉的表现就是文学。用《文集》中水照先生的话来说,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是自由精神,第二是祖宗家法(制度),第三是士人文化,第四是南北文化之成熟,第五是雅俗文化的融合,第六是文章文学之舒展,第七是“五朵金花”之绽放。《文集》充分表明了宋代文学在这七个方面,对整个宋文化,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性贡献。

“五朵金花”之绽放,是水照先生形容宋代文学五个方面的新拓展,即家族、地域、科举、竞争、传播,都是近年来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前沿领域。文章文学之舒展,是指先生所开拓的宋文研究,《文集》第八卷即《中国古代文章研究》,另一处论及宋人文章胜唐人:“宋代士人文集的构成,其文体之众、作品之丰、卷帙之大,比之唐集均有明显的发展。李白杜甫集固然仅偏重于诗歌一体,即便是韩柳元白集,也稍逊一筹。这反映出宋代知识精英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的一般水平,应视作时代文明的总体性特征,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不能不使后人产生敬畏之情。”我曾引吕思勉先生的话来说,古代中国,文其实比诗更值得大力研究。先生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历代文话研究,上万字的大著作,这是即将改变中国文学面目的值得期待之作。

南北文化之成熟,雅俗文化的融合,都是宋人的精彩。《文集》中有一文《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》,其中很精彩的一节是“重心转移:由北而南和由雅而俗”,点出了江南之中国,以及由精英文学而大众文化之变,南宋是一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。水照先生以及他带领的学生们,在南宋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深度,都是得风气之先的。

《文集》论述最有力量的宋代文学特征,是士人人物、祖宗家法、自由精神三项。先生反复申论宋代士人文学家,具有前所未及的多元、活力、生命尊严与崇尚气节的特点。多元,指他们的社会身份与生命形态,较之前代,更为复杂丰富,如同为领袖,有理学理想型的朱熹与实践事功型的辛弃疾;甚至同一文学家,一生之中,也多有变化,如陆游,既是战士、幕士,又自觉成为农民;苏轼,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,既是心态,也是身份变化。东坡被称为“地仙”,即在人间的身份多变,不同于李白那样的天上谪仙。活力,不只是说宋文学大家兼有三种身份即高官、学者、文人,因而行动力、表现力强,话语权空前,也不止是指宋人普遍具有自觉参与政治的热情与活力,而且更体现为北宋士人与南宋的不同,北

三年前,我曾经在《万山雪尽马蹄轻——在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〉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》的最后,写了五首诗,其中两句是:

谁将寒柳堂中事,

说与槐乡梦里人。

从学术史上来说,最有资格将陈寅恪和钱锺书打通的学人,只有水照先生。陈先生和钱先生都有他们各自的中国文学梦,但是并不相通。抓住了“时代总体文明特征”(天水文章)这个纲,更从上述七个方面发力,陈先生和钱先生的中国梦就连通在一起了,宋代文学不仅改变了积贫积弱的面目,而且真正具有了跟唐代文学双峰并峙的身姿。最后,我以《题王水照文集》三首,结束此文:

劫后欣欣岁复春,煌煌十卷责求真。

人文华夏青山在,耄耋名师白发新。

诗乡文境养天真,想见先生秋复春。

烛照宋贤精彩处,行间字里墨如新。

满座争传识道真,风来海上霎时春。

如何今古终相接,天水文章照眼新。

胡  
晓  
明

宋主要在上层社会发生重要影响,而南宋则更为多样,一色变而为七白,既有上述三种身份,也有大量游士、幕士、塾师、儒商、术士、相士、隐士……“南宋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型与分化,造成了整个文化的下移趋势,波及文坛,即其主要力量转入了民间写作。”北宋与南宋,一个在上层,一个在下层,上下翻转,深耕社会,正如钱穆说,由士人主持历史,是保证中国社会文化向上发展的重要条件。因而,士人社会,成为“时代文明总体特征”的一项重要指标。

《文集》中宋代文学研究第一篇即《“祖宗家法”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》,是既有深刻的见识,又有高远寄意之作。“祖宗家法”即一套治国理政的文明制度,其中论及科举制度、权力平衡机制(尤其是台谏对相权、宰辅对君权的抑制)以及政治文化,朝廷鼓励“异论相搅”,助长政治上自由议论的风气。由此而来的竞争,即是“将政治行为上升为一种伦理美学”。从这个方面去看宋代文学气质,这必然是一种活的文学。

自由精神有两项,一是自由意志,陈寅恪关于“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,文章亦臻上乘”的著名论断,表现为“宋代士人对政治、社会的关注热情,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,实现自我价值”,表现于文学,就是沛然而流露的一份淑世精神。

自由精神的第二项即自我实现。“宋人翱游于精神领域,习惯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类人主体,置于广袤的宇宙之间,寻找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。”苏东坡《自题金山画像》: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水照先生对之有相当透彻的解读,指出有三层含义。第一是自嘲,功业通常指的是兴邦治国的大业,是儒家政治家的追求。以东坡的经历来说,功业在这里是一个反话。第二,对于东坡所建树的多方面的文学业绩来说,这三个时期都是收获最大成就最高的,值得自喜。总结平生的成就,东坡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,这个功业是正面的。第三,可能最重要的是,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一层比一层深重的人间磨难、生命苦痛,只有经受了最大苦难的人,才能够真正看穿人间。用水照先生的话来说,东坡的着眼点在于从身似槁木心如死灰之中获得真我,已灰之木和不系之舟,其实都是积极正面的,突破时间、因果、空间,表达放过自己、放过世界、放过所有的烦恼,得到的是大自在。

三年前,我曾经在《万山雪尽马蹄轻——在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〉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》的最后,写了五首诗,其中两句是:

谁将寒柳堂中事,

说与槐乡梦里人。

从学术史上来说,最有资格将陈寅恪和钱锺书打通的学人,只有水照先生。陈先生和钱先生都有他们各自的中国文学梦,但是并不相通。抓住了“时代总体文明特征”(天水文章)这个纲,更从上述七个方面发力,陈先生和钱先生的中国梦就连通在一起了,宋代文学不仅改变了积贫积弱的面目,而且真正具有了跟唐代文学双峰并峙的身姿。最后,我以《题王水照文集》三首,结束此文:

劫后欣欣岁复春,煌煌十卷责求真。

人文华夏青山在,耄耋名师白发新。

诗乡文境养天真,想见先生秋复春。

烛照宋贤精彩处,行间字里墨如新。

满座争传识道真,风来海上霎时春。